

吳文治 主編

遼金元詩話全編

叁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鳳凰出版社

遼金元詩話全編

叁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鳳凰出版社

吳文治 主編

朱象先詩話

鍾來因編纂

朱象先，約一二九八年前後在世，號一虛子。元成宗大德間茅山道士。曾編撰《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》、《古樓觀紫雲衍慶集》。道教傳說樓觀臺爲關尹故宅，老子爲關尹講說《道德經》處，故名說經臺。關尹於此結草爲樓，故名樓觀。其遺址在陝西盩厔縣東南，秦嶺山麓。朱象先曾於至元己卯（一二七九）往禮終南全真祖庭，至樓觀臺。樓觀舊傳有北周精思法師章節撰，唐尹文操所續之《樓觀先師傳》（即《樓觀內傳》，今佚），朱象先節錄是書，又增入關尹喜、尹文操等，凡三十五人，各爲一小傳，傳後各繫一讚詩，勒之於碑，此即《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》一卷本。相傳秦始皇於此構廟，漢文帝於此建離宮，唐武德八年、開元五年、天寶元年皆新作碑銘觀記。元太宗時重建三殿、三堂、三樓，一樓名紫雲衍慶，朱象先即編成《古樓觀紫雲衍慶集》三卷。所收碑文，迄於元武宗至大元年

(一三〇八)。卷末錄「名賢題詠」樓臺觀詩，自唐迄元，有王維、儲光義、盧綸、蘇軾、蘇轍、尹志平等，象先自作，亦收於其中。本書輯錄朱象先詩話二則。

一 《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》三十五人姓名及贊詩 (一)九天仙伯文始先生無上真人——尹喜：「繫昔真人，樓居毓恬。青牛方駕，紫氣先瞻。受經得旨，發道之潛。玄波一決，四海流漸。終南之陰，宅遺宏構。教本代崇，孫枝世茂。襲聖之明，極玄之又。大哉九篇，光啓我後。」(二)杜陽宮太和尹真人——尹軌：「修仙人已擢仙魁，松下丹爐老碧苔。誰料肉飛千載後，授書又到故家來。」(三)王屋山太極杜真人——杜沖：「玄授解去謝塵寰，物裏光陰指一彈。復向洞天觀衆妙，高鞭黃鶴上天壇。」(四)赤城宮鼓真人——彭宗：「真人以踵衆人喉，其息深兮道日休。盡道蒙莊發幽祕，焉知其說有蹤由。」(五)太清宋真人——宋倫：「太清仙客道中龍，虛實雙融到大通。萬水千山遮不住，自南自北自西東。」(六)西嶽馮真人——馮長：「棄却周宣柱下官，便拖藜杖入終南。黃庭誦徹無人見，一枕清風睡正酣。」(七)白水宮姚真人——姚坦：「巖壑風姿古逸民，瀟然野服屈時君。高情不作紅塵夢，拂袖幽巖卧白雲。」(八)秦隴宮周真人——周亮：「吹笙太子約同遊，閑翫商顏笑世浮。瀟灑仙姿春正好，明朝底事雪盈頭。」(九)清尹仙人——尹澄：「逝川試著小符投，滾滾洪濤忽倒流。秦始謾勞虛席問，舉頭一劍已橫秋。」(十)大有宮王真人——王探：「變形爲火復爲泉，回首

衣冠欲儼然。謾殺故人空吐舌，神機元在手中旋。〔十一〕西嶽仙卿李真人——李翼：「鍼芥師資異代逢，相從直到杜陽宮。雙鳧一去無消息，幾度咸陽夕照紅。」〔十二〕上清封真人——封衡：「袖裏神符射斗牛，天黿嶽鬼見還愁。却嫌天上多官府，直跨青牛汗漫遊。」〔十三〕太清高仙張真人——張皓：「鼎中丹熟與天并，白鶴飛雲信手成。徹視八紘無一物，倒騎箕尾上瑤京。」〔十四〕梁考成真人——梁謨：「異世逢師豈偶然，神丹親遇太和傳。胎仙舞出朝元法，太極光陰不記年。」〔十五〕王子年真人——王嘉：「小賁懸懸尚未終，須教白刃斬春風。隴西若不逢知友，誰說先生是脫空。」〔十六〕孫仲宣真人——孫徹：「饒舌誰能惹是非，叩之弗應亦相違。正容悟物無瑕謫，要使當人自見機。」〔十七〕馬元約法師——馬儉：「相招何事不相從，朝野如何著得公。袖却天書深隱去，終南好處聽松風。」〔十八〕尹靈鑒真人——尹通：「高門奕世產仙材，垂手紅塵應化來。黃素一時歸有道，簪星珮玉照樓臺。」〔十九〕王道義法師：「負糧添廩見青衣，此事傳來也甚奇。贏得充齋兼施衆，銜華百鳥是徒爲。」〔二十〕母始光法師：「混然一物果何名，左右逢原本見成。不是先生輕點破，一生紙上錯銓評。」〔二十一〕貞懿先生陳真人——陳寶熾：「跨虎閑來市上遊，神通妙用駭時流。文皇謾把閑名挽，貞懿先生未肯留。」〔二十二〕李順興真人：「仙家妙用本無方，遊戲人間笑幾場。散氣聚形無不可，有無元不屬存亡。」〔二十三〕張法樂先生：「樂道居山坐復行，忘機默鳥不猜驚。熙熙人在華胥世，一段淳風畫不成。」〔二十四〕精思法師韋真人——韋節：「逃名歸隱白雲鄉，滴露研朱點老莊。剛被關西喚夫子，又將姓字惱侯王。」〔二十五〕侯法先法師——侯楷：「三松觀隱白雲深，巢

許家風太古心。飲瀑茹芝還自足，清風一榻直千金。〔二十六〕威儀法師王真人——王延：「懶向金門日宴陪，騰騰控鶴返蓬萊。玄都觀裏春無主，千樹碧桃空自開。〔二十七〕嚴道通法師——嚴達：「崑岡玉石共焚秋，議論滔滔動免旒。振起頽綱真有力，千鈞舉向一絲頭。〔二十八〕于長文法師——于章：「高節當年說十翁，詔居通道德優崇。如何萬木凋殘後，獨許蒼松挺雪中。〔二十九〕金紫光祿大夫岐法師——岐暉：「慶逢真主啓天休，道法宸章巨獻酬。金紫仙家雖未貴，大夫命號也風流。〔三十〕巨國珍法師：「心期出世與天遊，世事誰能爲校酬。蔬食草衣還自樂，旁觀虛作不堪憂。〔三十一〕田仕文法師：「入室經旬不啓封，神光透入玉壺中。一從絳節排空去，知在蓬萊第幾宮。〔三十二〕銀青光祿大夫尹尊師——尹文操：「聖紀修成叩帝闈，銀青高爵重褒光。遺書燦爛人安在，道史千年姓字香。〔三十三〕正一通真梁真人——梁筌：「天上真君久見知，張君別有世間師。一生林下無人識，只許希夷作子期。〔三十四〕掌教大宗師清和尹真人——尹忍平：「法印高提妙舉揚，草樓何似寶玄堂。仙源流到全真海，關令家聲萬代芳。〔三十五〕同塵洪妙李真人——李志柔：「起廢成完速若神，瓊樓寶殿一番新。重來尹李還相遇，只恐今人是古人。」

〔跋〕樓觀爲天下道林張本之地，自文始上仙之後，登真之士，無世無之。閱諸仙史，不一而足。始以太和尹君別作樓觀，先師傳於晉；次則精思章法師述之於後；周末則尹尊師文操續之於唐；合三十人各一列傳，爲書三卷，垂世久矣。至元己卯，象先來自浙右，往禮祖庭，因坐夏於經臺，得熟其書，乃知地靈人勝，源深流長，誠非偶然。第以輻之編牘，未洽見聞，遂節其緩九錄其要一，各繫以

贊，總爲是碑。復纂文始本傳弁之首，以呈宗主聶公，提點趙公，刻之貞石，昭示無窮，俾來裔得以究明祖道而勗之耳。茅山朱象先拜識并書。（《道藏要籍選刊》七《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》）

二 朱象先以詩代祭 南山之陰，經臺之陽，有石室焉。崆峒圓瑩，渾然天成，圖誌謂之純陽洞，方言以爲文仙谷。前代當有羽人，因純陽仙迹建堂立像，以奉香火。……凡羽其服而處於是者，當自慶自珍，令心與境符，而底於道庶，無自棄之過。然學者力於道，舍五千寶訓何以哉？故神仙宗道德以爲本，道德記神仙而有傳。遠道德無以致神仙，希神仙必固全道德。昔郴江太守遇仙翁，問所業，曰：「所業者老子。究其義，研其微，期遊汗漫，與天地同久耳。」嘻，仙翁豈欺我哉！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，斯天地之心也，是亦仙翁之心也。有得於此，則無忝爲之雲仍矣。復作楚辭，俾薦泉菊，其辭曰：「雲冥冥兮青山隈，水泠泠兮流玉臺。盼黃鶴兮杏不來，瞻睥像兮心在哉。仙風兮汗漫遊，飛青蛇兮麾玉蚪。朝百粵兮暮十洲，懷舊遊兮重到否。煮白石兮酌清泉，聆松籟兮枕石眠。是日月兮何歲年，心寥寥兮獲本然。一經啓兮璨瓊瑰，醒萬古兮燭九垓。敞仙國兮衆妙開，雪盈顛兮呼不回。」茅山一虛叟朱象先撰，太德六年四月既望知菴關道玄、何道源建。（同上七《古樓觀紫雲衍慶集》卷中）

連文鳳詩話

張福勛編纂

連文鳳，約一二九九年前後在世，字百正（又作伯正），號應山，三山（今福建福州）人。在宋曾爲官，宋亡不仕。元至元二十三年（一二八六），吳渭邀謝翱、方鳳等舉月泉吟社，以《春日田園雜興》爲題，徵詩四方，得詩二千七百三十五卷，入選者二百八十卷，刊版者六十卷，以羅公福爲第一名。公福即文鳳的寓名。文鳳著有《百正集》三卷，錄詩一百三十二首，其它文體九篇。論詩主張去「浮靡」，恢復老杜式「雅道」。本書輯錄其詩話十一則。

一 漫漫秋夜長，夜長不能寐。抱琴出中庭，月影落在地。一彈復再彈，聲澹趣亦至。誰家箏笛聲，紛紛亂人思。音響何急促，忽忽無古意。嗟哉鍾儀心，千古獨憔悴。（《百正集》卷上《秋懷》之四）

二 君本吳下居，復作吳下游。愛此山水佳，役役不得休。卓哉太史公，涉獵縱冥搜。往躅誰能追，而有蘇子由。寥寥百載後，渺渺皆予愁。江南地益卑，士習日益媮。此行數百里，不過三兩州。歐韓不復作，去去將奚求？倘君有所得，歸以發我幽。（同上卷上《送張仲實游姑蘇》）

三 吾愛參寥子，遺偈寄真跡。像貌儼如生，鈎畫宛如昔。讀此一代文，令人百慮釋。又愛東坡老，仙才迥飄逸。吟哦月露章，飛奮風雨筆。古寺遺清風，殘碑卧白日。我來拜祠下，怡然若私覲。和之詩與禪，詩禪機籟寂。相對兩忘言，終朝不獲一。徘徊走風廊，春容坐苔石。於心適有契，所得不患失。禪空詩亦空，觀空莫觀色。寥寥百載下，無此二驪客。買酒爲招魂，欲招不可得。（同上卷上《智果寺拜東坡參寥遺像次韻》）

四 吁嗟天地何夢中，魑魅日夜噓寒風。萬物元氣銷鑠盡，文章千古無時窮。先生驅文挾風雨，筆勢不停心自語。潁池水暖芹正香，物換星移時不魯。昔魯東門已無人，況今門外車馬塵。飛塵著天黑如漆，靈光一點爭嶙峋。新進少年競浮靡，粧點春妍學桃李。貞元朝士已無多，不識伯淳堪愧死。江空歲晚雪滿天，錢塘風景經幾年。片言隻字落人世，至今識者猶能傳。愧乏新詩送髯谷，恨別情多歌不足。語言憔悴更可憐，故都寫作斷腸曲。潸然老淚愁天津，銅駝巷陌荆棘深。吳雲江樹黯無色，千里共此淒涼心。昌黎博士頭已白，籍湜當年門下客。俱是乾坤無用人，一見新詩重相憶。噫嘻齋前烟雨淒，橫江老鶴今來歸。我欲附之翎翅短，此情寄與東風飛。（同上卷上《寄廬陵劉國博會孟先輩》）

五 江南本是山水國，峽影峨雲插空碧。世人愛畫不愛真，一幅生綃懸素壁。董生好手畢宏上，意在筆先方落筆。雲闌岫岵掃層青，月浦煙汀寫修白。縱橫瑣細分毫釐，變化幽冥絕痕迹。滄江碣石忽破碎，片紙散漫留不得。當年載入米家船，夜夜虹光八千尺。新詩信口誇天真，聲價抵今萬錢值。流傳知落幾人手，神物護持入君室。世間尤物能移人，莫看江南望江北。（同上卷上《董源山水圖爲北客賦》）

六 樓霞嶺頭起烟霧，樓霞洞前撼風雨。洞門深鎖碧泉寒，控塞玉壺冰雪貯。未容俗客漱齒牙，且乞詩人滌肝腑。何當買屋此山居，山中六月不知暑。（同上卷上《題濕洞》）

七 詩書歲月久，到老未忘情。一自文風變，長憂雅道輕。時人空見忌，聖主舊知名。更有孤高節，冰雪無此清。（同上卷上《寄林處士景初》）

八 一病忽半載，囊無挑藥資。生逢千劫後，死較十年遲。老色從侵面，閑愁併上眉。惟餘清思在，瘦盡尚能詩。（同上卷上《病後》）

九 頑獨齋前翠色交，修然一榻掩衡茅。禪心久作高僧悟，方術寧從道士教。曉日短牆花弄影，晚風斜檻鶴歸巢。老懷自喜詩尤健，幾度窮吟憶孟郊。（同上卷中《頑獨》）

一〇 君瑞年方壯，籍籍有詩名。夫詩，亦道也。由是懋於詩，篤於學，庶幾可以進於道。進於道，是亦曾子已矣，是亦曾子已矣。（同上卷下《學魯齋記》）

一一 余平生讀孔氏書，晚年遠公輩招入白蓮池社，有孫一之者與焉。一日，孫子出手卷名曰「潛

谷」，求予詩。予觀其自叙所以名之之義，因語之曰：「山，谷也；水，亦谷也。子獨不觀老氏之說乎？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是谷也，乃人身中一虛空處，與儒家所謂腔子相似。朱文公曰：谷之虛也，聲達響應焉。子惡知乎谷之爲彼耶，又惡知乎谷之非此耶？子學儒者，曩也舍儒而學吏，今也舍吏而學佛。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，故其言曰佛說皆出老莊。今子讀佛氏書，誠能參以老氏之學，而有得乎潛虛之道，將見子之心。潛天而天，潛地而地。谷之義大矣哉。諸君長篇短什，賦詠盡之矣。余不能詩，敢借老氏言以爲之說。」（同上卷下《潛谷說》）

《百正集》

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

辛文房詩話

孫映達 雷 虹編纂

辛文房，約一三〇四年前後在世，字良史，元代前期西域人，曾官省郎。能詩，與王執謙、楊載齊名。著有《披沙詩集》（已佚）和《唐才子傳》十卷。《唐才子傳》成書於元成宗大德甲辰（一三〇四），書內立專傳者二百七十八人，附見者一百二十人，共評述初唐至五代詩家三百九十八人。此書為傳記體詩話，因詩繫人，「以論文為主，不以記事為主」，「多持批評家利病，亦足津逮藝林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）。辛文房從文學歷史發展的角度評價詩人的藝術成就，注重詩歌情感教育功能和風雅傳統，反對詩壇的形式主義傾向。辛氏論詩推崇盛唐，並勾劃出唐詩三百年風格流變的基本輪廓，把風格演變繫諸世運。其持論還涉及詩歌的創作規律等方面，強調詩貴獨創。對具體作家，則結合詩人各自的個性、才情以及社會履歷、歷史文化背景等方面進行詩風評價，並且善於引述前人舊評，總結歷

代詩論。他對才女及僧道的創作特別予以注意，均寓有專論，亦頗具參考價值。本書收錄

《唐才子傳》全文，計詩話二百八十一則。

一 魏帝著論，稱「文章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；年壽有時而盡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」。詩，文而音者矣。唐興尚文，衣冠兼化，無慮不可勝計。擅美於詩，當復千家，歲月冉冉，遷逝淪落，亦且多矣。況乃浮沉畏途，黽勉卑官，存沒相半，不亦難乎！崇事奕葉，苦思積年，心神游穹厚之倪，耳目及晏曠之際，幸成著述，更或凋零，兵火相仍，名逮於此，談何容易哉！夫詩所以動天地，感鬼神，厚人倫，移風俗也。發乎其情，止乎禮義，非苟尚辭而已。邇尋其來，《國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開其端，《離騷》、《招魂》放厥辭。蘇、李之高妙，足以定律；建安之道壯，粲爾成家。爛熳於江左，濫觴於齊梁。皆襲祖沿流，坦然明白，鏗鏘愧金石，炳煥却丹青，理窮必通，因時為變。勿訝於枳橘，非土所宜；誰別於渭涇，投膠自定，蓋係乎得失之運也。唐幾三百年，鼎鐘挾雅道，中間大體三變，故章句有焦心之人，聲律至穿楊之妙，於法而能備，於言無所假。及其逸度高標，餘波遺韻，臨高能賦，閑暇微吟，舊格近體、古風樂府之類，芳沃當代，響起陳人。淡寂無枯悴之嫌，繁藻無淫妖之忌，猶金碧助彩，宮商自協。端足以仰緒先塵，俯謝來世，清廟之瑟，薰風之琴，未或簡其沈鬱，兩晉風流，不相下於秋毫也。余遐想高情，身服斯道，究其梗概行藏，散見錯出，使覽於述作，尚昧音容，洽彼姓名，未辨機軸。嘗

切病之頃，以端居多暇，害事都捐，游目簡編，宅心史集。或求詳累帙，因備先傳，撰擬成篇，斑斑有據。以悉全時之盛，用成一家之言，各冠以時，定爲先後，遠陪公議，誰得而誣也。如方外高格，逃名散人，上漢仙侶，幽閨綺思，雖多微考實，故別總論之。天下英奇，所見略似，人心相去，苦亦不多。至若觸事興懷，隨附篇末。異方之士，弱冠斐然，狃於見聞，豈所能盡？敢倡斯盟，尚賴同志，相與廣焉。庶平作九京於長夢，詠一代之清風，後來奮飛，可畏相激，百世之下，猶期賞音也。傳成，凡二百七十八篇，因而附錄不泯者又一百二十家，釐爲十卷，名以《唐才子傳》云。有元大德甲辰春引。《唐才子傳》卷一

二 六帝 夫雲漢昭回，仰彌高於宸極；洪鐘希扣，發至響於咸池。以太宗天縱，玄廟聰明，憲、德、文、僖，睿姿繼挺，俱以萬機之暇，特駐吟情，奎璧騰輝，袞龍浮彩，寵延臣下，每錫贈爵。故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（同上）

三 王績 績字無功，絳州龍門人，文中子通之弟也。年十五，遊長安，謁楊素，一坐服其英敏，目爲「神仙童子」。隋大業末，舉孝廉高第，除秘書正字。不樂在朝，辭疾，復授揚州六合縣丞。以嗜酒妨政，時天下亦亂，遂託病風，輕舟夜遁。歎曰：「網羅在天，吾將安之？」乃還故鄉。至唐武德中，詔徵以前朝官待詔門下省。績弟靜謂績曰：「待詔可樂否？」曰：「待詔俸薄，況蕭瑟。但良醞三升，差可戀耳。」待詔江國公聞之曰：「三升良醞，未足以絆王先生。」特判日給一斗，時人呼爲「斗酒學士」。貞觀初，以疾罷歸。河渚間有仲長子光者，亦隱士也，無妻子。績愛其真，遂相近結廬，日與對

酌。君有奴婢數人，多種黍，春秋釀酒，養鳧雁、蒔藥草自給。以《周易》、《莊》、《老》置牀頭，無他用心也。自號「東臯子」。雖刺史謁見，皆不答，終於家。性簡傲，好飲酒，能盡五斗，自著《五斗先生傳》。彈琴爲詩著文，高情勝氣，獨步當時。撰《酒經》一卷，《酒譜》一卷。李淳風見之曰：「君，酒家南董也。」及詩賦傳世。論曰：唐興，迨季葉，治日少而亂日多，雖草衣帶索，罕得安居。當其時，遠釣弋者，不走山而逃海，斯德而隱者矣。自王君以下，幽人間出，皆遠騰長往之士，危行言遜，重撥禍機，煉麝軒冕，掛冠引退，往往見之。躍身炎冷之途，標華黃綺之列，雖或累聘丘園，勉加冠佩，適足以速深藏於藪澤耳。然猶有不能逃白刃，死非命焉。夫蹟晦名彰，風高塵絕，豈不以有翰墨之妙，騷雅之奇美哉？文章爲不朽之盛事也。恥不爲堯、舜民，學者之所同志，致君於三五，懦夫尚知勇。爲今則捨聲利而向山栖，鹿冠烏几，便於錦繡之服；柴車茅舍，安於丹腹之屨；藜羹不糝，甘於五鼎之味；素琴濁酒，和於醇醪之奉；椎青山，漁白水，足於佩金魚而紆紫綬也。時有不同也，事有不侔也。向子平曰：「吾故知富不如貧，貴不如賤，第未知死何如生！」此達人之言也。《易》曰：「遯之時義大矣哉！」（同上）

四 崔信明 信明，青州人。少英敏，及長強記，美文章。高孝基語人曰：「崔生才冠一時，但恨位不到耳。」隋大業中，爲堯城令。竇建德僭號，信明弟仕賊，勸信明降節，當得美官。不肯從，遂踰城去，隱太行山中。唐貞觀六年，詔即家拜興勢丞，遷秦川令，卒。信明恃才蹇亢，嘗自矜其文。時有揚州錄事參軍榮陽鄭世翼，亦驚倨忤物，遇信明於江中，謂曰：「聞君有『楓落吳江冷』之句，仍願見

其餘。」信明欣然，多出舊製，鄭覽未終，曰：「所見不逮所聞！」投卷於水中，引舟而去。今其詩傳者數篇而已。（同上）

五 王勃 勃字子安，太原人，王通之諸孫也。六歲，善辭章。沛王召署府修撰，時諸王鬪雞，勃戲爲文檄英王雞，高宗聞之，怒斥出府。勃既廢，客劍南，登山曠望，慨然思諸葛之功，賦詩見情。又嘗匿死罪官奴，恐事洩，輒殺之，事覺當誅，會赦除名。父福時坐是左遷交趾令，勃往省覲，途過南昌。時都督閻公新修滕王閣成，九月九日大會賓客，將令其婿作記，以誇盛事。勃至入謁，帥知其才，因請爲之。勃欣然對客操觚，頃刻而就，文不加點，滿座大驚。酒酣辭別，帥贈百緡，即舉帆去。至炎方，舟入洋海，溺死，時年二十九。勃屬文綺麗，讀者甚多，金帛盈積，心織而衣，筆耕而食。然不甚精思，先磨墨數升，則酣飲，引被覆面卧，及寤，援筆成篇，不易一字，人謂之腹稿。嘗言人子不可不知醫，時長安曹元有秘方，勃盡得其術。又以號州多藥草，求補參軍。倚才陵藉，僚吏疾之。有集三十卷，及《舟中叢序》五卷，今行於世。勃嘗遇異人，相之曰：「子神強骨弱，氣清體羸，腦骨虧陷，目睛不全，秀而不實，終無大貴矣。」故其才長而命短者，豈非相乎？（同上）

六 楊炯 炯，華陰人。顯慶六年，舉神童，授校書郎。永隆二年，皇太子舍奠，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。後爲婺州盈川令，卒。炯恃才憑傲，每恥朝士矯飾，呼爲麒麟楮。或問之，曰：「今假弄麒麟戲者，必刻畫其形覆驢上，宛然異物；及去其皮，還是驢耳！」聞者甚不平，故爲時所忌。炯博學善文，與王勃、盧照鄰、駱賓王以文辭齊名海內，稱四才子，亦曰四傑，効之者風靡焉。炯嘗謂：「吾愧在盧

前，恥居王後。」張說曰：「盈川文如懸河，酌之不竭，恥王後，愧盧前，謙也。」有《盈川集》三十卷行於世。（同上）

七 盧照鄰 照鄰，字昇之，範陽人。調鄧王府典籤，王愛重，謂人曰：「此吾之相如也。」後遷新都尉，嬰病去官，居太白山草閣，得方士玄明膏餌之。會父喪，號慟，因嘔，丹輒出，疾愈甚，家貧苦，貴宦時供衣藥。乃去具茨山下，買園數十畝，疏潁水周舍，復預爲墓，偃卧其中。自以當高宗之時尚吏，已獨儒；武后尚法，已獨黃老；後封崧山，屢聘賢士，已已廢，著《五悲文》以自明。手足攣緩，不起行已十年。每春歸秋至，雲壑烟郊，輒輿出戶庭，悠然一望。遂自傷，作《釋疾文》，有云：「覆燾雖廣，嗟不容乎此生；亭育雖繁，恩已絕乎斯代。」與親屬訣，自沉潁水。有詩文二十卷及《幽憂子》三卷行於世。（同上）

八 駱賓王 賓王，義烏人，七歲能賦詩。武后時，數上疏言事，得罪，貶臨海丞，鞅鞅不得志，棄官去。爲敬業作檄傳天下，暴斥武后罪。后見讀之，矍然曰：「誰爲之？」或以賓王對，后曰：「有如此才不用，宰相過也。」及敗亡命，不知所之。後宋之間貶還，道出錢塘，遊靈隱寺，夜月，行吟長廊下，曰：「驚嶺鬱蒼曉，龍宮隱寂寥。」未得下聯。有老僧燃燈坐禪，問曰：「少年不寐，而吟諷甚苦，何耶？」之間曰：「欲題此寺，而思不屬。」僧笑曰：「何不道：『樓觀滄海日，門對浙江潮。』」之間終篇曰：「桂子月中落，天香雲外飄。捫蘿登塔遠，剡木取泉遙。雲薄霜初下，冰輕葉未凋。待入天台寺，看余渡石橋。」僧一聯，篇中警策也。遲明訪之，已不見。老僧即駱賓王也，傳聞桴海而去矣。後